

道

玉書庭全集卷之三

臨川毛伯丘兆麟著

尺牘

與范質公吏部

去秋一舟容易闖入鄭鄉不謂人世之中乃有方
壺員嶠沆瀣爲酒胡麻爲飯瑤池爲館霓裳羽衣
爲曲卽山中七日人世千年人以爲古語太誣而
一日此靜坐一日當二日子西之言寧亦誣也故

王書處全集
去秋之夜與質公一舸徜徉歌徵裊嫋而月弄潺
湲者至今何得不令人思也第弟別後蹇難屢嬰
黃河大江真如天上纔得抵達里門業已殘臘只
今瓠落雲林雅與人世遼邈幾不知門限外之有
餘地幾尺也

答張鍾陽年兄

仁兄清標令品衆兄弟久已共推九日二三知己
登高握盞方謂遍插茱萸只少一人未幾而仁兄
手教儼然下及情悰欵曲義文綢淵若進仁兄風
日顏色風華而列之上榻亦思亦得載嘯載譎計
他人卽知己之函或不如是惟於仁兄如是則衆
兄弟之戀縈仁兄可知山東時荒泉涸賈棹不通
時事艱難致煩仰屋然尤弘才曲運雖使國計商
命兩成報績南北天下要害無虜非藉仁兄曷藉
乎

寄徐子鄉年兄

長安盃酒已復相違緬想仁兄鬚髯如戟兩眼作
紫石稜直欲擁而卧之百尺樓中一切世人俱堪
捐之地下耳江夏文化四達之區仁兄爲政三年
有成矣不久天子固當以蒲輪相召乎讀楚書古
稚淵塞惟楚多材惟仁兄收之江漢之士興起于
仁兄之風固且肩相摩也

與黃貞父公祖

江右人士近日亦能力古好學相倡爲徵新務入
之文而至其敝也後生小子不力古不好學亦復
摸此東施之顰邯鄲之步殊爲可厭頃聞老公祖一
意刪此甚善但諸人士有一等萎格弱質不能爲
真貞父而亦有一等勦腐襲套却能爲假成弘故
不肖竊以爲今日之計政不必使諸人士盡爲貞
父而惟當使諸人士能成其爲諸人士平可竒可
長可短可濃可淡可纖巧可怪異可蓋怪異纖巧
能真猶不失爲狂狷彼一切平淡若假固已落鄉

王書庵全集
愿鄉愿卑卑無一毫品格者矣

與密雲尹令君

賦性疎懶獨於天下人豪海內文章聲氣相近者
卽數千里之遠猶欲結契稱知雖金石不能渝死
生不可間况豪傑文章如台兄者哉密雲去天不
尺五弟不佞不能先以臭味投問高賢珠玉之施
乃肯粹加鄙劣卽此肝腸便已如雲若雪海內寧
有兩者哉

寄馬仲良年兄

吳江別來彼此遂無一字相通訊遙憶吾兄楓江
之上比當春來酒喉詩腕醒醒醉醉歌謔笑笑之
間江左風流不知占盡幾多真教人如殺也弟歸
舊冬爲小女辦裝今春復爲先母堅節孝坊經之
營之窘焉迫焉日不暇給遂無一片好腸胃拍浮
風騷之間真是俗殺了人只今方撿點入園計欲
於青山雨後明月池邊專意作詩不作詩便高枕

長睡兩三月庶幾少補從前忙俗日子不知可得
否也頃聞時良兄旌節由吳而浙水程之便兄弟
無意中博得一場聚會真大快事且又聞從此而
敝省而兩廣車轍馬跡幾半天下亦不可不謂之
丈夫壯遊矣商孟和揚州麗人現今安頓何處有
氣韻人要湏飽樂一番徒貪菴花結子摧折從前
好顏色是天下大痴人也

與馬時良年兄

仁兄此行壯甚盡東南名勝之區皆必有車轍馬
跡焉詩料文思付僣奴肩擔中至今尚負戴不起
矣捧誦詩笺清韶之氣習習爲來逼人又似靜業
寺前相對仁兄顏色所謂過屠門大嚼雖不得飽
貴且快意矣春旣別來簫鼓自應仁兄管領奈何
輕擲之路傍令人攀折欲盡也使旌事竣固當返
駕山中然何時至都門高橋一派楊柳不得我輩
鼓掌其間奄然無色仁兄幸毋遲遲出山耳

答李緝敬年兄

近日以來念兄殊至精神所積發爲夢寐而惠函適至發緘抽藻如晤風期固已撫掌狂叫如積陰之乍濯矣苦塊之境弟所近嘗真好色富貴無以解憂以吾兄至性過人嘗恐一慟至絕尚祈大孝自珍別有自遣庶幾不至委頓支離床第耳弟幸居山深處得與市城貴人稀處比來已嚴立課一月十日作詩十日作時文十日讀書倦則開一簾向南窓高卧前曾拈一聯曰官以簡閒差近隱身能清遠半疑仙則弟意可知矣

與吳浮玉給諫

不肖曩談壬甲行卷知臺下之文章讀壬癸甲乙奏疏知臺下之節義因嘗竊嘆今天下立言之士其上不過負意氣好名其下乃至不免爲鄉愿冷眼閒閱其詞肯音義骨不高達而力不擔當英雄真欺人耳顧孰有如吳浮玉先生風義如雲肝腸

若雪每奏一疏以其心析天下之利病而又以其
身任天下之安危真有令人可興可觀可歌可泣
者不肖私淑嚮慕已久嘗曰豈可當吾世而失此
人顧曩在長安以巖峻之門乏介紹之士徒望高
深未親晉謁今夏奉差南歸問途貴邑又以攜家
之累酉投寅發更阻摠衣則不肖麟之於先生真
如天半朱霞雲間彩日固可仰而不可卽耳

與司李呂豫石

蓮亭晤集風致良深僕輩爭爲弟羨以前未曾見
如此主不知貴僕輩亦能爲仁丈處羨以前未曾
見如此客否紅梅詩點綴已盡後閱王季木年兄
數首要之亦在範圍之內耳遂使弟短才無可着
手然每每向長安我輩中人道兗州呂司李人才
詩才吏才俱飄飄神仙也別來自夏徂秋柳塢蓮
嶼積詩幾何非無柰一來長安腰腕爲厄無一字
寄仁兄卽仁兄亦無一字寄我兩人綰綰真皆在

形骸之外耳

與陳元石

去秋時時問元石西風姓名何以天文地理兵農
象緯無所不家之類士尚崑然向時寒儉書生處
囊中也近來情興何如日飲幾斗詩幾百首要湏
醉後箕踞橫操匕首劃青天英雄之本色未剗是
元石之後一着更饒大也

與李心石年兄

蓬華得屈台旆殊增氣色顧倉卒主人無由殫知
已投轄之誼寔甚歉慙別後卽有重雪之降荒署
殘宵疎烟冷竈得無令老年兄嘆岑寂耶盱之士
人頗佳遊眺其有執贄以文字相質老年兄不妨
弘啓藥籠收之寒夜校讐與二三韻人共挾雪水
烹茶卽不必問羊羔美酒低唱淺酌固自不勝其
樂之融融矣

樂之劉弘宇年兄

日間不意秋暑復厲弟以于役勞人欲覓由中一
片清涼閑散地于以息外囂而恬內熱竟不可得
則始羨年兄山南山北不衫不履飄飄殆人外清
福神仙也二姑之遊弟何得不肩元亮之輿着康
侯之屐以從願日間溽暑仍甚倘踐此約其在菊
花東籬金綻後乎

金華道米

明公文章作伯風雅爲仙却詫十餘年來備員長
安而不獲一攀龍門商確千古以上至今思之生
平缺陷事頗多而此乃其第一耳每從文人几上
挹擷明公芳華甚夥今且登吳山眺越水兜天下
名勝而入之古錦囊中矣爲詩爲賦又不知增積
幾何顧安所得一寬叱馭之程從米先生次第叩
袖中竒石乎

與熊壇石侍御

從竹徑委曲中穿池問水而謁主人此無異剡溪
訪戴東山晤謝殆非近世酬往中所得有也卽瀕
行薄暮輿夫從泥淖中旋折而行比至武陽漏下
三鼓亦初不知道路之苦逢韻人聽韻事固有以
勝之也

平城饒州道楊公祖

今天下文人不多見以文人而兼吏治亦不多見
何至一楊先生而經濟文章聿優乃爾向者壬科
滇錄不肖領略最深輒嘆老公祖騷雅史玄惟我
所用而復若未嘗用夫博古者而至於無所不用
又未嘗用是神化之道也緣是服膺大雅永記弗
忘而卒未獲一慰觀止太湖以東何幸借寇屬有
中州之後便道南歸容顯遣賀

答范質公

屬有日晡十日面暗壁坐畏日如針得仁丈一紙
書豁然如卽清涼國如睹光明藏則太知已固作

王書齋全集
我大醫王乎在長安讀南都鄉試卷惟夢章下鐵
網盡獲珊瑚衆知已相嗟異以爲竒事若非奪體
則亦不竒矣天下皆鄉愿竒事不從我輩做將何
人做耶夢章今日之治郡亦如夢章之衡文道路
有口當事有剡莫不以爲竒鬚眉男子要當如是
以視丘生碌碌一官無尺寸豎立不大顏甲耶借
使入山山中但有白雲供娛悅或日時有暇還自
拈數義課程小兒小兒會有穎發則父子機鋒相
持食飲頓忘此弟近日快事卽仁丈能無躍然乎
近詩風氣日上未許石公能始在上頭至如弟喪
幾小局幾欲焚筆硯矣弟北上當在明春之暮未
必復從水路過聊城然官道去貴治不百里是時
相問訊朝馳夕可至無所恨蓬山幾萬重也

與易白樓媼翁

犬馬之齒再一長矣作此寂寂方懼弗能免于鄧
禹諸人所笑而老媼翁以爲祝耶讀扇頭大作稊

增人悒赧惟是美 人一詞花前讀之粹使羣芳
盡發弟構一新臺命曰笑開是日亦初落成得媼
翁詩挾諸韻人而登其上爲之大笑引滿幾傾家
釀以此知人生貴適志祝福祈壽到不如同知己
携雙楫斗酒郊外作汗漫遊也老媼翁亦有意乎

寄徐年兄

泰附世籍且不得一晤風儀于長安聚首間乃在
南歸便道始得一奉談笑殊慰夙願台臺政之

暇亦曾登眺匡廬之巔乎揖拱陶謝更呼十八賢
作我部民當亦觀風覽勝中一大快政也頃敝邑
湯義仍先生爲棲賢寺僧樂與作疏文招引天下
風義有韻之士復爲蓮社天下嚮應更有敝座師
湯霍林先生及浙中黃先生樂先生無不束書受
事然僧木魚猶以爲遠而無以持緩急逼近檀樾
尊而且親然非台臺爲政不可是以遠乞第一函
爲僧介紹乞求作大功德主計台臺藍輿惠顧聊

王書慶全集
効淵明江州風流無慙司馬必不作攢眉去耳

與李年兄

去春因于鄂城得晤伯敬年兄知年兄起居甚悉
花塢柳徑四時風雅陶陶固應視塵壒聲華無異
腐鼠卽弟亦腐鼠中人恨不能奮飛竟湖與年兄
坐十日談十日庶幾舌本間不僵而形骸外可忘
然竟不可得徒令人空上陽春白雪樓望年兄商
羽真難和耳

與胡憲副

北道從風塵中得覩清揚人如廣樂談易林間使
人竟忘道塗之苦况清醕華燭有客信信有客宿
宿地主之情復有一結而深者乎近日台丈意緒
何如以海內風流人豪一旦而以之作西湖主盟
逐日文移幾何應湏止從一舟容與間了之不能
不使不肖弟健羨矣

寄湯霍林老師

自春仲魯附一緘啓候老師後夏五至京無能覓
便鯉再訊起居寸心紆結日以爲年至華誕奉觴
不肖久擬討一差問道敬亭躬申祝獻不謂禮垣
封鎖發抄無人卽欲奉差而不可得以故君子萬
年之盃僅托之諸生集函代候之中不役志于享
曰不享卽不肖亦云爾耳初悞傳聞謂老師掌已
擎珠不謂是女然女男兆也不肖亦惟有望南天
遙祝先舉華封之一多男子而已矣只今陽戰已
羸天下大定而老師向日擽身熱口爲朝廷劃邪
正理亂之故旣效矣蘇子曰吾發之吾能收之然
後有辭於天下正老師之謂歟所微苦者天子恡
吝爵祿不盡予英雄豪傑之柄坐使孤忠漸折衆
氣陰磨來者思去而去者不來他日之事當大可
慮耳

答米文石公祖

二十年來企仰風徽不啻琪樹瑤花而竟艱一晤

政惟琪樹瑤花故若此邇者北征道過潯陽以潯
陽去饒陽真正盈盈一水方深回首安得海內名
手如米先生字米先生画米先生詩一壯擔頭秋
色乎已而三絕俱至衣粲並承真如入天府猝覩
天球赤刀光怪錯落使人快還使人駭又還使人
感米先生高誼隆渥真覺雲天可薄矣

與治院畢東郊

竣事于均越日而登太和從絕頂而西盼三秦北
望神京東南睇吳越洋洋乎天下大觀哉卽于是
時得瞻紫氣是爲台翁春雪樓中拄杖持栢葉盃
處也飛而從傍奉勸加七恨難縮地特采一筆以
代之遊衡紀二冊附覽未遊峯乃誇衡大旣遊峯
又謂衡小文人眼孔類然况不肖非文人乎幸無
噴飯

寄呂豫石

入山以來釣寂莫而耕閑曠止溫齊物之論將續

絕交之書幾不知人世有何炎何涼何升何沉而
獨於豫石別有冥契纔一着念便若置珠玉於前
而錯琳琅於後雖欲忘諸焉得而忘諸諍豫石今
日雖致身天上而此副心腸意氣當知竟不異我
矣

與鄧壺丘

都門分手嗣是不肖亦復逐隊而南山中花鳥釀
成懶性每日高眠于松風柳月之下只今以不知

山以外車幾輪馬幾蹄也惟今春涂僕如以一東
至相約爲方外之遊綸巾芒履十餘日遨遊予於
二姑白雲縹緲間而二姬意菊從焉差自快出門
不惡外是卽一步不過雷池所以經年不得一字
問知已起居卽台翁尚然况他人乎台翁威稜德
澤甫下車而浙以西人卽以爲從前所無當今國
事搶攘而人才鮮乏索海內榦濟之具其可以遺
大投艱如台翁者不可有二則朝宁之上如台翁

者自不可無一區區金衢甌粵地寧足久稽鄧先生天下士乎

招兵淮揚陸司馬年兄

借威望于揚淮之上聲氣所及弓旌所加音俠異勇之士當自聞風嚮應如雲如雨者古人云得衆人不如得國士得國士不如得天下士顧天下士之所藏非別眼不閱非異數不來惟年兄肝腸過熱衡鑑倍晶固應有以辨

答劉元白年兄

年兄才器龍泉太河直少需時以與傳寄庵年兄先後齊驅區區首藉老廣文紗帽何得浪着年兄大鼎元腦也第年兄年來大不得意甚不可自作不得意之事飲酒讀離騷古人藉此爲名士望年兄意無敗殘此艷豪意氣可也

祝文柔侍御

榮發便當躬祖于文昌水涯且一代脂元禮從此

三書房全集
澄清之車而偶爲不得已之事相格渭城朝雨惟
從八十里外遙唱而神馳焉愉快可知夫台鬼文
章則一代昌黎氣節亦千秋長孺此去 新至當
陽親揀天下之俊乂而入之殼品望如台兄梧垣
蘭省又豈異人任卽今局已瀾翻人將雲變再越
又不知何似台兄自取本色素履以往自可處處
見長不知台兄以爲何如

寄來星海

都門蒙擲瑤函不遺臭味俾咄咄丘生得交天下
名士快之入心生平寧有已日也夫治地固海內
所號爲名勝風雅之區者二十四橋春風夜月其
克古錦囊佳句幾何長江滾滾便郵不乏倘得一
字寄我不啻拱璧吉光然不肖何敢望也

寄徐明衡吏部

天下孰有如水如石如台兄之於不肖者哉別來
惟見月千里共相思一片離情寘之不能道也良

三書及全集
鄉手教諄慰勸勉溢於去後者更篤台兄始終愛
不肖甚於不肖之自愛人非木石敢忘高深五六
月卧病六十日杜門齋居未暇親筆硯作札相聞
秋思悠哉虜騎充斥令人有滿目山河之恨復接
翰教累幅狄籠中一漉渤時蒙記憶千里劇談愧
不肖謏劣莫能副知誼耳所諭東事洞若觀火今
日十羊九牧以夷攻夷以遼守遼誰爲作忠作義
嗟乎難言之矣日對敝座師言之極感注念其如

不能行何言之可爲於邑惟腐心泣血而已相別
容易相逢何時宗社無恙猶得循咨量轉他年廬
水相約當不敢負爲瀑泉烹茶主人則不肖久願
望也然而不敢必也今日君不臨朝相不進閣司
馬木偶司農纖細舉朝可謂無人國家安危注念
在誰不肖輦坐漏舟中作搭船客中流亡楫敢怒
不敢言寫至此令人腸斷念我二人忽然忘生台
兄大聖賢大豪傑常以忠義氣節相勉不肖欠不

敢諉自兄去後誰可吐出心肝惟向無人處痛哭而已楮短意長南望神黯惟冀爲國善護翹首新綸遄爲命駕廟社鐘鼓寔式靈之矣

寄范質公

當此國事捨攘之際而弟獨以此身偷安田間乃使質公輩引一手以支大厦弟甚慙焉然質公試度此時遼事可爲乎不可爲乎李賀二將夙有望名乃其士卒卽使之割稻亦逗留不去劉監軍所

募一萬餘人是其土著所號爲自爲屋宇田疇丘墓計者全伍脫逝不幾比棘門灞上之軍又不如乎如是卽盡勾天下之兵而賫之遼圍練無法付伍不問猶之乎紙上耳讀質公乘城書大有擘畫庶幾國有萬里長城固無畏乎小虜長軀乎質公素號熱愛才之腸瑩知人之鑑只今夾袋中所貯爲具安攘之略臨大節不可奪之操者幾何人願有以教我弟雖偷安家居而一念朴忠頗覺憂時

有泪報主無官祇有共杞國之人漆室之女作無
聊憂恤而已質公不日且轉選司矣弟輩五年老
浴杳不聞一辱山公啓事豈聖世可使有錮人乎
計質公事權在手必有一番作用弟輩且日望之
矣心神相結縈企實深區區一僅能寫十一憂
時之談未暇及乎寒温

年兄王愚谷

極知年兄作宦空囊卽斑彩雞豚尚不足給第特
向日異書竒文呼僮烹茗或焚香約略支持歲月
耳雖然亦未始非得計自三韓喪敗懶殘衰颯之
氣中於人心已久一時不能振起勘時算勢惟有
敗耳夫以此不可知之頭顱操擲于漏舟一望無
岸之中是身且難必何有於官則不若年兄南山
南北山北日騎欵段之更受用不耽驚怕清福也

與馮僉憲

朝政一新舊日喫虧諸賢俱已朝與濞而夕高華

若台丈者以鼎盛之春秋著水清之衡鑒遭摧蒙
抑莫此爲甚其爲明主拊髀而不日得賜環者可
立券也三浙人物山川美秀甲天下以台丈風流
人豪而容與其地西湖之上公事亦了韻事亦了
殆僊僊乎神仙中人哉

答馬康莊年兄

世變日甚國事方殷長安靜業寺前蓮花空自爛
熯要索往日我輩詩文廢和雍容而享太平之暇

日無從得之途東旣壞西蜀復殘天下有岌岌乎
殆之勢貴省雖曰天下之中卽使本土晏然無事
而天下有事貴省無不受之乘權樂事者之所竊
窺而勘亂定功者之所必藉自非命世之才大難
措手不肖弟以庸常之才任真率之性久耽懶于
閑官未學政于外吏遽叱此馭任巨具微何以勝
之全恃年兄輩開迷瞖而界之指南耳

答楊寅丈

山陵飽看春色應盈懷袖弟惟須就台兄索酒一
問國家王氣萬年耳胙酒分惠鄭重何當勉承
惟有勒謝

寄鄭愚公姍翁

卽在都門無一刻不想華子崗頭月麻源第三谷
雲何者韻景韻事老姍翁於此處不凡固應使人
想慕如此耳弟歸甚欲復理靈運之屐續載子猷
之舟而靡監王事寧處不遑惟有望二石二瀑使
神爽飛越耳

與程叅寥年兄

以年兄之卓才清品困頓淹滯至二十年僅得一
郡古人之所以嘆馮唐李廣不于年兄今日再見
哉雖然郡當夢澤正合以年兄胸中八九吞之從
是乘權展事益大發舒其道以乘聖天子之風雲
卽自是而藩臬而填撫亦且夕間事耳弟年兄爲
人清執雖饒而通懷未暢以伯夷千古之清聖而

尚不免以一隘字打斷至爲君子不由年兄勉之
哉
與熊極峰侍御
都門佩教志儀深淡嘗令人居恒服熊先生長者
迨熊先生去而平日所矢爲吹簣吹箎者一時俱
操以繳以從受排者本身閑綽之鄉其品益重其
名益高而排人者究亦與熊先生同一去而又未
必能有其品有其名蓋此事局不肖業於閑官冷
眼時已自覷定孰厲孰荏孰痴孰黠今果針芒不
失則益信我輩身子脚兒寧使世人欲殺欲割而
必祈於此生見其大存其正斯爲站立穩妥耳

答畢東切

歲杪小後回蒙惠枕中諸秘笈爲古黃石穰苴所
未發使我睽眼豁然又佳詠連牘專爲不肖而作
此何異太和絕頂親與台臺後先也自揣衰衰致
獻乃爾虛往實歸真使侏儒飽欲僵矣

與王憲副
舟中伏蒙寵顧燈前款款意誼倍殷感勒可知嗣
是抵揚欲一覽梅瓊兩花之勝而了不遇一主人
不二日只得以兩船自載二十四橋明月而回遙
盼龍光惟有吁悒

與張年兄太守

齊山半日得共年兄周旋披雲母拜石丈便足千
秋只今尚不能忘年兄翩翩氣誼第不知此遊何

日可再續也

與撫臺岳石梁公祖

今天下事既患無任之身而又患有議之口是任
者與議者角也然猶以兩人言也乃以一人之身
自任之而口自議之其議爲浮而其任爲不實議
則若此任則若彼是自任且與自議角也而其患
滋甚矣榆關之不宜置兩大出關門戰乃可退關
門守此兩者人所易知也然而議任至今尚相首

鼠兩端而未決獨幸奴無意來耳奴來而危關一
線尚堪爲西寧之續耶乃不肖獨于老公祖前後
料理疏中細爲稽閱有任無議實實自商其智數
之微而節節無委其負肩之重羊叔子之峴耶裴
晉公之蔡耶不肖於國郵所得夜帖席卧者惟謂
北門鎖鑰有岳公在也岳公豈浙人也哉是殆天
下人之人也天下人孰得而嫉之孰得而忌之

福建撫臺南

巡方者格例相拘終日與司道接見靜寂不發一
語不肖獨嘗作謔語挑之其不發一語如故當不
肖在懷覃時正苦耳目僭僮如矮人坐井中自得
承台翁議論風采而從前心目爲之一開所恨仙
輅雲去迅不可攀見不盡言言不盡意徒使人望
京華北斗悒快耳聞鉞之擢閩之士民歡聲若沸
而不肖亦然蓋江閩兄弟國也台翁慈雲愛日其
遍普于閩卽遍普于江只今不踰數月而閩與江

且相賀鄰境有杜羊江滢有韓范也則始信豪傑
作用洵不同于恒衆若此只今天子嚮用老成有
如弗及若公者固時時問風度如九齡竊恐三槐
九棘旦夕已虛席待公區區入閩固不能長有公
矣

與李年兄

弟積歲纏苦惱中不自意途覲卒遇乃得年兄作
半日清談如清泉沃渴如蔭下息千里重斲之人

彼時弟有地主之責然風塵濁醪三貴人相對陶
陶惟有一片情質之愛不自知其不絢也迨退而
司牋記者始講官格曰如此如此弟亦以爲我輩
以情生文者仍可以文生情補着中後踐跡行之
而不謂年兄之亦不能脫此官格也隆貺遠錫非
特踵事更復增華則年兄之情之誼兄弟中寧有
此切至者哉

與呂豫石

王書齋全集卷之三
不肖弟奉職無狀只今休沐山中回思往事祇覺
無一事一處不是罪過而台兄乃不以箴而以譽
則豈謂弟聞告不及仲由耶里居與兒子輩課文
和詩正及中秋九日兩令候月色菊香頗堪娛悅
然猶謂未若呂先生斗園一片壇坫遂足千古也

寄湯霍林老師

今天下局又一變矣厲施挺楹倏忽百端究竟只
討得一箇睡庵先生素心耐冷眼觀耳近聞求仲

已出大爲之喜天下人向日爲求仲稱屈者甚多
今日爲求仲屬望者甚厚不過一二年當還故物
惟求仲勉之耳同門強幹有品具者聞之王李休
之程今皆以譏彈敗去所去皆適邁所存皆平常
無論門牆無色卽捨攘之國運所需於人才甚劇
今乃若此亦奚賴焉山中娛樂頗覺與人世相遠
朝夕止孫韓數篇碁戰數局而已然不能不屬念
老師蓋世路悠悠風濤日盪入懸水三十仞爲神

色不變之丈夫者誰於此處轉覺老師爲可念耳
與鄧繡倩年兄

年兄榮發弟偶歸鄉竟不獲治一罇相祖于文昌
之澚至今新橋兩畔楊柳尚不依依笑人落莫乎
以年兄才品剴割時務不啻操太阿而截盤盂無
所不徵其犀利弟惟有日從士民輿論申聽政蹟
聲望之崇峙耳

與太康李令君

門下今時經濟霹靂手也他令識拔徒以採訪而
不肖之於門下則以面謀他令識拔徒以文移而
不肖之於門下則以委任卒問而知其識急使而
知其才雜以他事徐應之而不匱而知其幹辦聲
華之場與衆不競而自貞其恬素而知其操品則
門下固我聲氣中良友也薦剡之列猶恨不能盡
擲衆見位置稍後然文詞揚扝亦足發明不肖推
崇之至恭惟高賢益襄後猷以永初譽知己之光

固在黃河之水大隗之雲矣

與商丘縣孫

今世虛名誤人凡士之稱才者不必其實有才之
用士之稱品者不必其能副品之真平居無事厚
自鬻聲價以乘人而鬪捷一旦朝廷捨攘止安排
一躲閃伎倆無他長也若此者三年一度不知聖
天子費幾許側席寤寐之思而竟得此魚魚鹿鹿
之輩天下之大生民之重又奚賴焉乃不肖獨於

羣屬中微窺門下有兼邁百人之才譖爲其事而
有其功有寵蓋一世之氣魄弘于膽而沉于識以
不肖目中所見殆未可一二遇也伏冀門下惟耐
天下之至苦乃能受天下之至甘惟當天下之至
難乃能成天下之至易相知屬望不啻惓惓

與葛縣毛令君

夫人謂作令冗于簿書爲俗吏朝夕僕僕于負弩
矢先貴人驅爲勞吏而實亦不甚然要惟在人耳

俗申奏雅忙裡討閑豪傑之人無不可以自見而
門下固其選矣凡宦客遊人之至自蜀道者無不
稱毛君政蹟之美夫萬於數爲盈士之處此身名
法當得泰而門下固未嘗於此沾沾也其履之素
謙之光乎

與杞縣宋文玉

貴縣文譽彪炳所不待言而至於治而濟兼而
有之固久爲不佞之所心折也幸爾共事今且以

不承權輿而去乃爾慰藉

天下有意義八固

若此前兒輩拙作曾蒙評定日應求聲氣不相

棄捐或得藉此以通家於宋氏伯仲乎

與范質公

古之重友誼者不難數千里赴喪致弔兄臺母吾
母也官若匏瓜情鍾狸首而僅自托于亡于禮之
禮一辨代敬方愧不能免于兄臺之督過而兄臺
乃以爲謝也至詩帙見教近日詩非不闢艷取新

者海內樊然然清逸秀拔實未見有質公若者附
一名于千秋此弟最便宜事矣

答崇仁崔父母

自愧郇厨得留李轡陶陶永夜所藉寵光不少其
間一段韻事倘得佳什繪之羊城勝槩豈甘作第二
哉至墨刻詩情境兩妙纔一起咏習習雙腋風生
不知近作尚有進於此否

與徐明衡

回憶向時寒暑短繁濁醪相對每發語到大佳處
狂叫大呼直演英雄本色此雖我輩氣顛乃爾要
國家無事有好思日容我輩瀟條高寄若此耳

與李緝敬年兄

數月以來寸函未布黃叔度寧堪久疎固應鄙吝
之私三斛貯胃中不去矣弟生平不解作孤身本
一賦以干役拋我歡聚而與吏胥爲伍曠案作因
纔一企故鄉白雲冉冉一縷倘非報主心長急公

念重自不能當此牢落也

寄劉鷓峯給諫

年兄一片熱腸兩條硬脚獨立于傾蕩震疊之地而略不一折此弟之所以願執鞭也顧國郵旣殷時事堪漉只今所酌爲善後之策何如卽曰奴無大志而我授之志使彼之心膽日大而我之氣勢日衰他日之事有不可言者年兄近况何如朝夕誰與爲語使人不能不念

寄恤部孫

向時長安清泰我輩雖各營一職尚得以其暇選勝而深風雅之談而今非其時矣冲主非不聖明大僚非不羣集而把舵無人聽此虛舟浮泊于大海不可知之地外則愁賊內則愁兵愁餉非無兵無餉之愁也有兵亦愁爲其鼓噪于中途而所過爲荆爲棘也有餉亦愁爲其浥瀾于河津而負運無車無牛也弟輩日點朝班惟有攢眉安得文章

經濟如孫先生與之商天下事乎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其所以然也

三書成全集
卷之三
尺牘
三五三
答傅繼庵年兄

長途脩阻幸有韻人如年兄時爲晤對風徽每領俗全俱忘幾不知有道塗之苦矣讀大江諸詞不

減徐氏四聲猿讀情草一往而深乃知有情非痴情直堪死所以弟雖歸百事勞繁而胸懷不腐乃徒恃此年兄榮歸斑絲先承瑟琴後洽自裕生人之樂復訂墨卿之盟風景無涯光怪愈出下科桃花馬上看着春衫稱第一者非異人也勉之勉之寄何象岡太史

仁叟新揚才藻鵲起時名是弟十年前所心期神往而今竟冥合如券符觀花已竣揮塵政優便可

王書及全集
三
執鞭弭周旋於仁丈之下風而弟歸興偶濃捨良
朋之雅晤恣樵漁之漫遊此弟之所自卽於迷謬
也以仁丈之才之品之名序其於木天藜火萬萬
無疑八磚日長五車腹廣固仁丈轡龍繡虎之日
也曩許弁言附大篇以爲不朽而途次風塵腑臟
俱惡然又不敢輒忘于懷強刊應酬一爲拈弄小
巫之技其無當于大巫可知用之舍之總惟命耳

寄董玄宰太史

昔人謂李太白天上謫仙乃不肖謂台翁亦然隨
其心手口眼之所寄托無不爲仙其視世人無不
爲凡以凡骨遇仙終弗令以凡眼察仙終弗識也
如是台翁固宜視朝之名位若泥塗朝之宰官若
腐鼠矣台輅幸過正當効尹喜於關前乞一字之
仙以得比于千年之脉望而庸俗御史束于官格
天際真人祇從汭洛盈盈間相望台翁倘有靈丹
一粒療我風塵之癖乎則謹浣純灰百斛俾胸腑

空靈而受教焉可任竦仄
與左司馬陳
台翁一代偉人其一段精白之品高傑之韻所久
流映于人寰者引迤人寰之人已多豈必親炙固
有不脛而走千里無翼而飛八極者焉今新入中
樞都人固應奔走諦觀而不肖其未與也跂予望
之止能爲聖天子加額慶幸得安攘重臣朝野自
是無憂耳

與錢受之年兄

歲暮岐路執手俄頃而別霜蹄冰轍愈益寒淒山
中稍休沐得閱天下鄉場程墨卒未有踰年兄者
此道風氣意韻各人手腕眼睛挾有夙根不能強
爲假使經年兄光艷所暨而亦平平猶人何以稱
二十年受之先生也時亂勢艱木天藜火亦不廢
風雅拍浮乎相思之切企戀良深

與歸德張司李

總河羽書至業卽遣睢陳道王前來部署而所部署大槩不越貴廳所陳禁私渡嚴偵探查保甲屯城守散棒會安異教等件而尤有未及陳者在固人心人心不固兩脚惟逃其先起於縉紳而其繼由於富室驚魂不定風霍皆兵卽有韓白亦不能支今鄆城巨野其已事矣鄆城以不能守成潰巨野以措置有法卽孤城圍困卒免克拔今虞城夏邑二令不知才力何如務須諭其以守爲主失棄

城池律擬大辟毋爲抽身而逃便是生全地方也

又

來札具悉諸所調度我獨賢勞然事會所乘任責靡謝我輩自不得不爾也前誠不應目作張皇奈何縉紳家丁先相攫攘前誠不當下死局奈何晝閉城門令城外入謂城內人弃我趨避無門倉卒且裹巾入賊夥也調度以守隘口爲急守城次之守城以人心爲急兵與噐次之人心以鄉紳學校

爲急小民次之鄉紳學校重備寶貨計惟一逃而不知涓涓皆是逃將焉往諸奸細且以其逃乘風搶擄試稽其足趾尚未踰五步而賊已隨其後矣不如嬰城自守猶可自全巨野鄆城不其已事乎

總河陳蠡吾

前蒙飛檄初一日遂已厲兵而行賞激數四期不負台翁指麾之威稜卽今計已受事行間矣賊第烏合我兵四至殲之不難佇聽捷音以安隣震至

大疏見教爲漕船設防慮至周密不肖去歲曾有
一疏言及漕河萬艘畢集沾沾衣帶牽拽如車莫
當一夫之當關更慮半炬之作祟其天津河間固
靠新撫之兼防如徐沛交東宜益總河之兵柄業
已奉旨下部而部竟泄泄置之槩觀今日使
得早受台翁一萬之師神武豫申奸邪自戢何至今日
猖獗若此太抵今天下人心無事則效燕雀怡堂
有事始錯愕議救竟不悔其始之宴安而蕭愼其

後之莫及往往若此今大疏夕上聖主自朝報可
督元地有長城我輩臥自得帖席矣

與馮履亭

不肖私心竊怪山東發兵已久其奏疏明廷報捷
者且三且四然究竟二十日以來鄒滕之賊仍爾
猖獗且流劫布妖于各鎮各邑豈各道府之轄兵
者俱擁以自護無一有勦賊之志耶賊有頭目彼
必尊高自處嚴邃自匿今所報爲當鋒逢敵而被

殺者必皆裹而附入之平民也如是卽日殺數千
無損于賊自非設深計懸重購縛其巨魁而殲之
其王不擒其羣必不散延捱猶豫滋蔓流毒寧獨
山以東而已乎日者歸郡告急標兵之發台臺自
不得不應蓋非特爲歸郡計卽爲中州一省計亦
當于賊之從入處堵截之夫當關之有虎豹而後
可必潰穴之無兔狐相時度勢非得二千人不可
今省會二千之標兵誠不可以盡發而磁州遠在

六百里之外又不可以猝來心知台臺必有大費
周折者然當日賊初起之際止謂烏合易散而山
東當事可靠今觀其各擁兵觀望不肯向前殺賊
蓋若古之際蝗害者無他策趕之出境而已又如
白圭之治水以隣國爲滄耳如是賊不南掠徐淮
必西馳虞夏考永我之地方寧有幸哉當此之時
正宜臺着緊下手之日與其掘井于臨乾不若見
驛香早或此處新招兵添或磁州神京此時接
應稍緩量調一千湊往歸德蓋兵與其置之安閑
不如試之憂患與其聚之一處而易譁不如散之
各處而可制芻蕘之言不知台臺以爲可採否

寄湯霍林老師

不肖曩不諳爲外吏今一旦捉之入刑名之筮三
月以來不免有器小受大綆短汲深之懼蓋中州
天下之中也卽不必本地有事而天下之事卽爲
中州事焉纔補湊於此又不覺破潰於彼見肘決

王書庵全集
四四
踵之事時時有之而竟使下手之人惟有仰屋老
師南園風景日增勝乎園以外事至今日已無足
問矣惟老師靜觀人世爲鳧爲駟審處物態若沫
若漚將來世界究竟定是如何願詳有以教我

寄少宗伯鄭方水

每於事所不知才一過從台翁請益無不豁然又
不必卽以此事請也談彼事此事自見乃知古張
華未足云博物杜預未足云武庫也拜別而南不
啻嬰兒之失怙今且以素不習外吏之人一旦捉
之入文移旁午中是世亦有政學者乎萬望台翁
終開導之何以有德易於王無德易於亡何以近
臣親臣難于問何以僧衣鐵衣易于動自非台翁
界之津航而引之通達迷眩悖亂寧能免乎

寄阮圓海給諫

業知台旆以皇華入盱學餘園數年懸榻專候阮
先生而下而顧差池其會晤使阮先生望我靈谷

山頭雲如不肖弟望阮先生天柱峯頭雪知己良
邁僅付之彼此想入七十為宇宙缺陷之一端哉
復呂豫石文選

仁丈出據清通歸遊洋渙心卽不能無天下國家
之憂而身則超然于治亂險夷之外此何必羨十
洲三島卽人世有神仙如呂先生快活殺也方欲
馳函一問司南而華賤且儼然先及故人顏色卽
在文移鞅掌中而前日一段一往而深之顛宛然
在目益使人增河廣嵩高伊人之想矣

與祥符李世臣

省會得一賢令共事地方百務湊手四應如心燁
然焉諸邑之倡致足喜也蓋爲令嘗有一段苦心
常以結而難以語人數年有難耐之勞百事有難
任之怨在上有未必徹之知到底有未必食之報
此固誠然而要之豪傑之士總皆無足慮此也蓋
從來卓異之吏無不課之最而此日巡方之使有

獨灼之眸肯不虛心白意爲下發舒其氣而揚其光非情也

與李銓衡

去冬大隗之山乃有異鳥之祥度其飛鳴擁集固應是鳳夫鳳豈虛至哉乃不越數時而卽有台臺榮轉之報夫大隗固在貴邑提封內也自嵩發脈申甫內生此固爲台臺他日申甫之兆歟喜甚喜甚

與登萊撫臺袁直亭

敵自西寧得志而要害一塊土始晏然享有其督亢一意經理而不能不懼我東波之突揚也故旅順鎮江咸列柵焉自非台臺風稜遠振艦舳內脩則一年海嶠安得稱無鯨鯢之擾若此乎但得台翁時時鍾鼓式臨彼自不敢一足窺我疆索然則朝士之所謂近處宜急遠處宜緩者則亦不曙於邊場之大勢也黃纒兵未見有大功獨其脚跟能

王書成全集 四七
站到今不說一句退步語是爲當今將士所罕得
古傳介子張騫班定遠皆以孤身寄外域窺釁而
立竒功或五年或十年未常責効旦夕伏乞台翁
善御之取還要害縛敵人之頸非用竒人立竒功
萬萬不能若夫榆關扞神京之兵非滅敵恢復要
害之兵也台臺其謂不肖之言爲然乎

寄翁桃槎年兄

年兄旌節駐潯陽自恨二年居閑不能覓籃輿造
東林因與年兄爲十日飲乃北上之車亦遂從浙
水良晤竒集竟自失之弟之過也倘奉差南歸取
道越水金山甘露寺望長江而把盞固日可期也

寄太平胡司李

不肖前歲過姑孰不喜問李青蓮采石風流讀青
山謝眺驚人詩句獨喜晤胡使君傾蓋而承我以
芝宇下榻而洽我以蘭衿二年以來缺然未有以
報也

王書房全集
卷之三
尺牘
四八
答宣大巡按李年兄

年兄風裁峻持才穎尖鮮纔一攬轡便應使榆塞
風清氊裘膽落矣顧爾時微調煩數劄本人肌肉
以昇彼人本人既妨而彼人亦未必有濟天下所
以徒多事耳計年兄定有安邊妙謨顧曷以處此

與姜箴勝司業

別來到處光景作惡俱不得如往日集顛人構顛
事飲酒賦詩况又各有官格尺尺寸寸動有儀註
相拘束乃知曹景宗所嘆不耐作新婦坐車中非
但武人卽文士亦然矣惟吾友亦聖賢亦豪傑亦
儒雅亦風流或不作如是觀耳

與應天巡按林年兄

夫人之才力各有其分弟平日置身閉局亦能鼓
艷豪之興寄瀟灑之韻以自別于滯穢不開豁之
儔而今殊弗爾以極無才之人捉之于極有事之
地纔欲事事眼到手到心到便已日日食廢坐廢

寢廢卽今雖幸巡事已完故吾不在老態畢呈祇
覺清泉白石與拙者懶者相宜此固所得於天之
分有能不能始信不可以相強也乃若年兄天分
獨豐才力倍贍止循行一縷長江所謂小用而半
收之也其恢恢遊刃有餘地處不知放出許多光
異此地方之福而弟之所爲禍父睨炙人欲也年
兄又欲問弟朝中事乎夫天下時而已矣蘇君在
儀未敢言此猶自度其才也今之爲儀者且屈其
才以從局屈其骨以從官有恩怨炎涼而無是非
賢否相率爲江河之下而已矣年兄其謂之何

寄熊壇石擢操江

今天下苦不得一意任事之大臣止顧一己之晝
娛不念天子之宵旰赴公勇速如台臺真可爲大
臣法矣江防今日固東南之一大緊要也聞前人
以虛名不襄實効今台臺至壁壘應爲之一新昔
虞允文不一文弱書生乎纔一揮旂扇而奇功立

王書慶全集
奏于指顧間况台臺胸中甲兵又十倍于允文者
乎不肖且舉手加額日望韓范之揆文奮武焉

與關院解

久企風望不啻荊州韓司隸李也徒以介紹未通
應求竟阻今且得于大疏中遙親大君子之精神
色澤則誰謂神交非石交也今榆關有必然之畫
自固之術乎兵不試有十年難振之虛怯計不豫
有一日可乘之隙瑕然幸有台臺萬里長城之倚
賴在自無煩不肖封疆外吏之鯁鯁矣

與總漕李燦巖

畱京百尹咸跂干旄而台翁顧以盡瘁之躬式謙
退之節迴車里署移念東山而寧知此爲何時天
子方虛夔龍之左以待名賢台翁卽欲自怡玄澹
不事王侯豈可得耶敢飭報函之敬用申勸駕之

誠

與韓正堂

今檢關布置約略定乎夫敵之著數從來不差新
得河東千里督亢已經一年收拾旣溢而流持滿
而發不于榆關更于何地此時殆非朝士姁堂時
也前讀大疏憂深慮長夫廊堂之上旣自有寇萊
裴晉兩公何憂小醜哉

與鹽院劉

人生作客何能在孤署泛兩度菖蒲人謂醉可銷
愁迨醉而原愁益甚計年兄高情雅况或不同乎
弟之牢騷然人言愁我始欲愁計年兄將無回乎
觴儲九節士民方介壽于漢水方城琴奏五絃風
日已迎旌於荆雲郢樹

與祝文柔

兩次肅函脩候行之京則曰已出都門行之家則
曰不久北上故人思念不啻渴饑何差池其羽若
此項聞台駕謁選銓曹當時何品以兄一片骯髒
崖異之骨不促之入承明讀秘書日聽玉堂先生

督課而乃使之放其光怪于尺組寸綬間百里士
元固如斯而已乎前冬鳳陽馬上見吾兄秀才時
郎當青布袍尚未換能存此意天下事無往不可
爲矣

與錢昭自監軍

憶昔都門周旋酒盃瑟甲春明門外不乏韻事豈
不稱太平無事我輩得優游敦藝文而悅禮樂哉
不謂轉盼之間身非老成三朝歎歷國猶全盛遼

猝難支天下事憂喜治亂其不可預擬類如此哉

答錢彥林

三日不親彥林使人舌本間僵面孔間作惡况半
年乎不佞現在風塵泊中纔得閱彥林半字便覺
神膚俱清矣燕山五義深秀絕倫讀長歌三章不
啻讀古將軍出塞飲馬長城窟諸行蓋彥林時統
益晶古文益老傑少年登壇直使一世壓倒不佞
固未嘗見士如此其蚤達也彥林其益勉之

與梅太常

今天下事勢何如廟堂羣彥豈不充盈若將猶泄泄然者無論寇伏勢必復張卽如黔城有七月不通水泄之重圍奢賊有百咎漸悲狐兔之土司夔沅而上荆襄而下台翁以爲安耶危耶至於東賊不過一時草寇烏合而斗大鄒城數月墨守竟與輸攻糧盡而羣夥不叛械設而百計能防報捷者曰滕縣已復豈知所復者空城而所逸者巨賊潰

圍而出萬兵辟易現今直抵徐岸聲言渡河不於歸穎則於鳳淮指鳳淮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歸穎則天下之腹心潰前賊之失計在於據城今我之大憂恐其流劫不知數月居東討賊者所作何事而竟以鄰國爲壑若此也固始之役全恃其令先時下手故得不煩一兵不遺一鏃以奏奇功不然餘氛撲濺卽台臺梓里當亦震驚而頃朝貴尚有苛議爲過作張皇者是世止貴焦頭爛額之功而

竟不錄曲突徙薪之畫則天下尚復有殫力爲地
方做事者乎此天下之所以不歸于亂不已也

與韓求仲年兄

弟不習爲外吏更有踈懶之耽此年兄所知也今
且一旦置之百冗千忙閑不得懶不得之地無論
鼠伎易窮抑亦雉樊不善只今以來形神鞅掌已
不覺等於夏畦矣日于邸報中得閱年兄乞休疏
顧時不可爲暫奉此身于綽約暇豫之地君子所

爲只索如此蓋現今纍纍登朝之人皆昔年罷退
之人也遇有好時候爲卿爲相取旨不難挾有好
題目爲儲爲君陳義古正而反覺此中人平日所
爲用狠拳執熱念者悠悠泛泛無一可恃之名可
居之功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嗣是願年兄息影
深山一切世人是非榮枯無所問人徒知龍善伸
而不知其更善蟄也伸與蟄俱不失爲龍吾他日
龍在伸自在惟年兄自圖之卒卒據案未遑長語

可任馳戀
與鄖院楊

讀來檄知制臺又有招兵之舉然此中所以不可
招之狀計台臺悉之當如觀火蓋自原兵逃歸布
滿于河南懷慶南陽三府之山谷其驚魂不定既
畏捕而畏追其生計無資復不農而不賈夫何爲
哉止有緣林匿跡爲盜而已矣此地方之大害也

至於藉以爲川事之用則愈不能蓋揣今日之逃
者皆前日之逃者矣逃得快則卽募而不得其募
之之用募有待則未逃而已存夫逃之之心空費
錢糧無裨衝折愚以爲不如已之爲便也

與廣西制臺何武裁

今大粵以西控黔納滇不一東南之一大要害哉
自非藉台翁彈壓風稜所暨神武所宜直使劔鋌
諸山盡呈其英毅則半壁乾坤何人支撐而我庾

嶺以南匡山以西不併一岌岌乎哉則是我大江
以右並拜台翁之賜不淺也

大回上維王

十里芳草韶春正憶王孫乙夜青藜高閣宜登天
祿况佳招獨創寧高義虛捐顧恨公事未完乃使
官腔不韻盛筵難赴隆念徒銘

與梁眉居大行

向日永夜得與快友陶陶譚心卽入蓬壺飲沆瀣

不啻今曾幾何時忽已歲云暮矣計賢橋梓家庭
樂事酒嚙梅花香傳栢葉不知凡幾

復范質公

尊公冲襟偉德殆古叔度彥方一流人宜其生平
自負別有瑰琦以發皇無所藉於子也
食水齋詩業已爲時寶貴不啻太冲三都何所復煩點定惟
北吳三十韻名新而景艷才藻竒瑰又足出之恐
渡河而北二百餘年所未見之篇什吳邑從此擅

聲天下矣第差序甫及行且踐桑園之約併一一
勘驗三十韻中景色俾耳目別領一寰區而肺肝
別貯一學問不知質公儲有滄州酒幾斛足恣弟
拍浮也

與楊銓部

貴郡侍領教言已復別去每日徒事馬蹄間矣無
一毫補益于告澇告旱之省退而自糾惟有通身
汗下時已背夏稔秋知年見南樓北窓企脚柱頰
納涼風看爽氣起居大勝獨恨弟無能學王子猷
掉一舫訪山陰安道耳

寄袁滄孺老師

天下固有建其功而不享其報不爲此事而被此
名者古今聖賢豪傑皆然不足訝也卽如老師借
憲兩淮興利除害俱得我朝家二百餘年所未有
于以免瘼消謗抑亦可矣而市廛成三竟以滋垢
加潔白無所不可不勝不已不大勝亦不已真令

人扼腕氣爲下塞髮爲上指也

答黔撫蔡元履
接台翁手札乃在嵩嶽道風雨中也適值數日天
雨如注輿人從雨中踉蹌行歷險峻經過古環轅
道路不惟高峻又石滑無石處又泥深至於沒脛
故自洛抵汝止三日程今且作五日行矣作吏冗
勞簿書方擬三日可借便逍遙道上一寓目于山
水之趣而亦不可得且至嘆道路之難勞人固自
不可覓一毫清福若此然自是洛汝之民天澤沾
足地膏沛潤完今歲之西成基明春之仰望得此
雨且歌台翁福星甘雨不可量矣

復天津李撫臺

人自海甸來者無不稱台臺輕裘緩帶有羊叔子
之博大惜陰運甕有陶士行之精勤二者兼所謂
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固無畏乎小醜之陸
梁矣台臺自謂秉性太愚今天下士大夫患太侈

五言集卷之三
五九
例不能愚耳能愚則看塘報不必照顧人情愛護
自巳頭顱故台臺而自謂愚正台臺大有倚毗國
家處也精明強固之身天必祐之以爲宗社之柱
礫地方之長城陰陽之患萬萬無之台臺勉矣裴
晉公之於淮蔡寇萊公之於澶淵非必豫有神謀
亦只是拚一片精誠向前做耳

吳此與劉江餘今盡之西風甚烈春之吟望詩此
新綸久沛朝端之上望高賢之來如沃焦之雨而

台臺固堅其恬淡縈此泉澗五日從郵筒中得台
旌還朝之信浮光間紫色冉中彌于兩河官格爲
羈躬迎弗得故園風景近日何如空谷之人見似
亦喜幸以教我

章公寄吳曙谷老師
國家多事中書至駢居十相宜若勘亂定艱有積
力易舉之功無一手獨拍之慮然而衆務益至廢
弛敵去則燕怡堂敵來則魚逝餌如此天下老師

以爲中唐耶末宋耶始信哲人明炳幾先直奉其
身于閑綽曠裕之地之足以保令名而承清福也

與禮部正郎吳年兄

漳江拜別再沐儀款殊使行人風雨瀟瑟中免古
人銷魂之賦此情此誼卽漳水千尺西山千仞未
足喻其高深也清曹新轉計年兄束裝必由兩河
業已日日令關尹占紫色乃竟久不得報豈清泉
白石更堪娛悅不一匿君父理亂耶榮發何目弟

仍酌伊澗清流烹茗以候

與吳朝穆

弟祇謂御史乘驄簡貴佚樂豈知憂愁勞瘁更倍
于縣官身從來情興艷豪今都不作此想無異一
苦行頭陀在爨下力作耳仁丈別來房帷間又不
知做出幾多樂事順已成入固矣逆則成仙尚在
何日弟如今順逆兩忘而化于冥歸來須效八公
雞犬從丹爐偷幾粒學長生耳

與鄖陽蔡撫臺

今天下事無不壞于虛名之徇而略不一究其事
理之實非特毛兵如敝省之柯家兵則以其爲陳
友諒之子孫也如海中之佘山則以其爲窟蓄草
澤之英雄也而初不知柯家兵不過一大村落人
耳如謂其爲友諒子孫則友諒生時行徑與本身
伎倆直是何如假令其人至今在猶將奴隸畜之
况其子孫乎而世固硬哄曰有一柯家兵也佘山

之在大海中也吳浙本處之人詢之俱曰烏有而
世固堅持一說曰我已眼見其有不啻當時秦皇
漢武之于蓬萊三山爲妄人所詒且曰不能至望
見之故一時吳越之小寇盡盜佘山之名以嚇人
此俱徇名而不究其實之患也外是而稱義烏兵
稱延綏兵稱川兵究竟義烏延綏川各兵行徑竟
若何止曉得一箇望風逃走耳然不特兵也滿朝
士大夫號爲起廢名賢卽今日之用名賢固已一

三書房全集
卷之三
六三
歲九遷四時仕宦矣然纔一聞經略遼撫之推則
面如土色則是天下士大夫皆毛兵也柯家兵也
不肖生平不面台翁而頗知台翁之爲人以為當
今一人今所居之地適當川貴總會之區黥事旣
復踉蹌川中至聚十七萬餘兵一年以來毫無動
靜老師財匱皆不可知之事惟台翁策所以待之
不肖才拙而力綿于天下事自分已審從是竣事
歸耕南隴以默觀台翁之卽爲韓范願台翁努力

爲天下自愛

寄馬仲良年兄

自叨冒入豫受事以來無日不忙晝與獄吏爲伍
夜閱審冊漏下常四鼓下筆得情每覺青燈熒熒
下鬼來對質至觀風卷以前巡方者以故事視之
弟一一着眼嘗拔尤于查盤道各官遺落擯弃三
等盡頭之中此於弟誠爲好事緣是弟殊勞舉向
日風流艷豪之興一齊抹去總筭兩河巡歷與會

標舉惟于年兄昆季相延寺中得半日而已以是
言之年兄昆季之造我豈可忘哉今弟且約畧完
事將有出境之期矣大年兄不意又有此舉年兄
聊園風月得無少廢嘯歌乎夫人生邁暗不齊世
界缺陷試數我輩當時三五少年長安逐隊豈不
猗歟今竟何如旣枯菴之異集併生死之分途而
又多一時事危亂之憂世局觸嬰之懼故自弟計
之時人之所謂下策乃弟上策終當以此疎狂之
身置之丘壑更相宜耳年兄其謂弟何如

與山西鹽院劉

月色方圓菊花復綻轉盼春秋功名不立人以爲
歡弟以爲轉增鄉思之搖落耳惟年兄意氣踟躕
無移歲序三晉有何地名勝可當年兄之作賦登
高也一尊代敬聊効白衣人來自花前奠年兄醅
陶一醉耳

與濰縣吳令君

向于癸丑行卷得識臺下風華謂是天半朱鷺雲
間白鶴也迨來京覩貴同年諸君取次登朝而臺
下尚滯邑令雖邑令自有意韻人爲之玉喬梅福
飄飄神仙然國家有急天署天垣正瀕異才竒節
如臺下者乃可而尚使之廻翔外吏耶

寄劉弘宇年兄

於塗次晤年兄傾蓋之間款款而談壹似年兄眉
宇之間懸有喜色則弟亦喜此必廟堂之上臣工
協亮疆場之外寇賊無驚何恰好以出山之身享
朝廷太平之福若此乃不謂別去纔百日耳而遂
得要害繼陷之耗紛紛送家眷而南者車轂相擊
不自揣拚身而北者止似弟一人夫憂喜之端平
危之機倏忽轉易天下事類不可知若此則始覺
年兄不爲榮華所絆決意而南知機其神乎

與澧州鄉紳戴

領略風華自共事皇陵大工始其時一見握手便

覺聲氣校諧若風塵世味之外別有綰緒而捧讀
佳刻文章義鬱又其次也重慶之捷從數年兵氣
士氣積弱之中而突奏非常可喜之績殊爲國家
吐氣宛申按部獻俘綱紀卽係平昔故人如台丈
尚安有不見而喜喜而陶陶而執手綢繆作永夕
醕醅哉督餉按部昨駐岳樓從樓上望湖西諸山
致有爽氣間嘗拄頰酣觀而澧蘭鬱郁遠與清風
撲來偶問謂是戴先生名德里也彼時跋予望之
不覺踰時而迨至今方欲專人問訊乃不謂戴先
生之念不肖卽如不肖之念戴先生也天下而無
事則已天下如有事也恐天下拊髀之思爲頗爲
牧更不在君山澧水之外彼已氏卽善謗樂羊子
亦不曾受謗積書盈篋哉病後強起願益自愛以
爲天下

與按院楊大豫

駐荆幾一月不接台臺矩誨則已至兩月餘矣鵠

磯鶴閣有台臺阜財解愠之雅化在南來薰風定
盛清晏之暇當無薪暑之侵人乎弟則終日苦
熱不啻吳牛見月猶喘安所得再親清人領清談
消此煩結也

與治院畢東郊

語有之荊州用武之地則是天下英雄之所共窺
伺也又曰荊州爲餌則是天下陽喬鯢鱣之所欲
爭噉吸也今日無論川黔未靖凶舶狂帆千里江

陵可一日而下卽四方招募無賴少年與土司非
我族類曰千曰萬每日招搖而過我者無限都會
之地交易郵傳豈能無相逆軋萬一事會逆發道
府索尺兵匹軍而篋有何以防倉卒俾督亢之地
爲金湯也此在當事纔一置思謂宜食不下咽寢
不安席而此中竟數年以來杳不會理也

與按臺楊大豫

奉違台範自夏涉秋所謂叔度不見使人鄙吝復

生安得純灰數斛洗浣腸胃日聆台臺之大誨耶
時近芳節政堪與知己把盞鶴樓看汀洲白荻紅
蓼無奈壤地遼遠苦不得長房之鞭一縮其觀晤
之地耳至棘闈得借文星人倫冰鑑三湘七澤士
子于焉歡躍如雷弟惟有從西風問姓字之日一
分光采耳

與貴州思南太守

細讀來扎黔之情形大槩已悉如所謂設疑兵伏
兵與所謂滇川與我兵三方共舉五則攻之皆黔
用兵從來所未有如大方兵即竟不分前矛中堅
後勁而且以數萬之兵絞作一塊輜重相擠子女
玉帛之愛甚於愛性命烏得不潰門下此策何不
卽以進之新部院豈新部院秉性警敏求賢若渴
尚猶不能用門下之言乎然內併言水西地大而
險善佯北以誘我我兵被其利誘而不知則尚未
必蓋水西去貴陽不五日已盡其境之底裡實不

能當我之大縣大方之入其初自是王撫臺膽力
所致入其室殺其民焚其積萃數十年巢穴幾成
墟莽賊亦何利而必以此誘我我兵雖潰猶有添
加彼巢已破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不能復故
謂安人善佯北以誘我未見其爲善誘我也夫謂
我兵虛冒進前怯弱是也然逆彥之伎圍一空城
至一年而不能下春乘我歸師之潰第以數千騎
闖入貴陽直止用靴尖踢耳而彥亦不能此誰非

其兵力之微口糧之乏黔驢之伎止此而然乎故
門下又謂水西兵不止三萬衆把目難敵亦未必
然也蓋黔師之屢不奏凱原非逆彥之能自是從
前爲黔者之不善愚謂兵不貴多而貴精攻不貴
犁穴而貴踞要害踞要害不費用大舉而費用奇
兵用伏兵用間用購只縛得一個逆彥之首而衆
把目已散黔事已畢矣乃門下謂我兵有易視水
西之心愚則謂從來爲黔者索多兵索多將曠日

持久師老財窮纔等得我安排定方議舉事而賊亦安排得定矣故愚謂我兵從來之不早奏凱者以過自張皇過自疑沮非以其易視水西正以其不能易視水西也朝廷濟黔原不薄楚人應黔原不緩獨無奈從前爲黔者躁者躁緩者緩無一得當而事尚延遲至今致仍煩冲主憂也以門下詞藻燦然可與言黔事故不殫娓娓商之

與蔡部院

久聞台翁違和今已平復乎天下倚賴之身全由智者善自珍攝過嗔過怒過勞過饑皆足以致病事以緩就迨病而急反得緩不如不令致病緩亦未始不等于急也越監軍項募兵一萬五千足增敵愾乎愚以爲兵終貴用少合衆兵而稍一分揀作上中下三駟上駟以衝鋒被敵爲奇兵中駟以結營布陣爲正兵下駟以守城屯田爲老營纔一分別而數可清伎可精功可課卽賊可擒矣

與四川布按三司
川當兵火殘破之後民失業而士廢學兩年積聚
兩學教訓兩貴司之功焉可沒也故今秋榜發聞
所得皆才俊辟之火浣燒而益新龍泉淬而轉利
不佞越在疆外遙望是日祥光耿耿布滿錦官城
上與有榮施何遽而併分鹿鳴之餘渥也

與蔡元履

習池數盞餞者之情豈謂遂已計一日十二時念
公望公無可釋而不謂公於我亦然行未一月
事已萬端而猶不忘我而和我詩也此不肖所謂
整暇也詩雄渾高雅其凱歌之先聲乎

回薛撫臺冬至

一陽來復辟之世局爲君子道長之日而台翁以
榮轉當其時春氣勃浮于泰階星履衍承乎樞席
不肖卽不爲台臺賀當爲世道賀也

復蔡元履部院

王書成全集 卷之三
十一
當今策邊者每每有不肯向前之患爲走避爲脫
卸纔得一王彭伯作附子乾姜聊爾澡皮而又罹
此患從此朝廷之上以不肯向前繩人者又將以
向前繩人豈國家氣運爲之乎前據貴陽緝報似
彭伯有伍失一向前而不鞭其後二不知人而謬
任陳其愚爲腹心三偏厚親兵而獨令其攻賊金
銀堡網載以還無心戀戰餘兵緣是不平且束手
坐視四忌分功而發還川兵救援者一萬五焚燬

賊積聚糧餉獨捉子女人衆分食一旦不繼所帶
折色無所糴買而復坐枵夫行兵深入而罹此五
患當其一月至貴陽路不千里而云信息不通不
肖固蚤知其有今日矣然賊而有爲當其擄擄彭
伯之日便當乘勝疾圍貴陽扼據龍里我所繼由
糧道則饑可就食大方破可負固而全黔岌岌殆
非我國家有矣而賊計不出此止欣共扛一彭伯
而去以爲此奇貨可居要挾可求撫可而不知我

得蔡公不啻萬彭伯於已辱國一彭伯何有棧豆
馬戀不忘蹠跂驢技已止我公且夕以天威臨之
是賊也有不百戰百勝七縱七擒也哉公得旨
頗遲現今繕脩整搆計定而後行稍帶護兵直抵
偏遠諸地卽以從行之兵爲偏遠洗刷梗塞之兵
出其不意大創諸苗擇一精明之將守之務使湖
黔之路一無阻塞商賈畢通糧途絡繹此便是我
公對局先着卽爲公先聲賊必落膽矣承台翁見
諭聲言自遵義合兵搥賊窠後是爲奇着然亦竟
當爲實着頃台翁到任後爲之不肖謬司督餉未
得台翁以前誠恐竭楚血膏徒委諸鬼方不可知
之域而功不可計今得公矣當一粒一金成一粒
一金之用敢不殫竭駑鈍爲台馳驅

又

各監軍道明旨俱已盡如台翁之請得受事鈴
閣之下矣顧大將堪當一面者只今台翁夾袋所

三書房全集
十三
貯已得其人否責大將以廉者第謂其廉于一身耳若一身以外實廉不得彼方以其身爲溪爲谷使貪使詐若令其簡髮數米何益于斬將塞旗之用前台翁大疏中有云聞辰沅總兵尚行交際此亦似不必出諸台翁之口太察無徒台翁今日是何如事權可使無徒乎精詳博大願台翁兼之

與少司空趙儕鶴

二十餘年瞻仰其于台翁固不啻漢伯起韓昌黎

也從金臺望畿南文章旗鼓道德埒壇恨不獲從執鞭之士一依風藻而使車不駐良晤竟違至今常捧台翁癸丑手書及所賜時執數帙口誦而心維之蓋以爲我國家之天球河圖在焉而其所珍以爲裨益不肖身心者又其次也會時多事天子睠顧者舊急起忠賢以爲邊外韓范朝中歐富而台翁顧遲遲出山不令天下士民望公如望歲望公如望父母者兩眸欲穿乎不肖常謂大臣任事

王書成全集
之
之心患不實集思之念患不虛能實能虛惟台翁
蓄積素然槐棘中有人從此世道端有賴也

與章魯齋年兄典試湖廣

讀邸報甚喜三楚文星得借年兄照臨惟楚實有
材惟年兄收之豈但齒牙骨角杞梓楸楠哉私計
年兄鑒衡如鐵網必將盡取荆山之璆漢臯之珮
矣黃鶴樓白鵠磯秋風秋月政堪踞胡床與年兄
共嘯而官如匏繫縮地無能惟有從祝融峯頭望

文光掩映耳

與分守河南道

人臣爲國家幹事智不如愚君子爲自己立身章
不如闇今天下有幾人能愚幾人能闇使垂闡巧
工於噉名避禍而拙於竭節殫忠疆場幾何而不
壞功績幾何而不喪乎

與傅括蒼年丈

前承走翰業已附蔡元老函中肅復已而更復思

維自有黔事以來未有如年兄識見之審定事局之穩妥謀計之斷決業已嗟嘆賊不足平然猶曰止年兄意中事也乃茲閱兩大疏剗劃其愚一案情理燦然而至于料彼情設我策所謂戰地戰日有奇有正有急有緩有陰有陽有虛有實是司馬穰苴之兵也側思自有此奢安三凶次第猖獗以來行兵數載未有人能謀定而後戰者非特不能謀且未能戰蓋戰必兩陣相當而今且望敵先潰

是未嘗戰也謀必設疑設伏用謀用間或乘虛或犄角或更迭而茲且聞敵至全軍一擁而出節長陣厚前後聲勢不相聞號令難猝達一馬偶蹶後卽擁擠不必敵之加我而我已自潰是全未謀也今年兄拏定謀定而後戰五字戰無不克卽賊無不擒矣但貴之舊將舊道衰颯之氣不免沾染已深而怯退之情猶恐振作不起必須更用楊素法臨之然自此年兄餘事戰地旣分戰日旣約敢有

踰越逗遛無論將無論道併行械繫而後法始可行戰可決也若夫餉事弟奉專勅寧至有悞前函裁復頗詳但年兄與蔡元老抵黔弟于七月卽所報猝加之兵至數萬亦弟于七月前此尚未有屢據黔道所報不過二萬人而已何以餉已解過八十餘萬而仍云司帑匱乏之甚耶弟卽日徑抵沅州特查各解若干當更有以報命凡可以助成年兄奏凱弟髮膚不愛併已馳檄各州縣及藩司無

論正項雜項務盡數借解以應年兄十月之用也

與蔡元履

細讀大疏反覆嘆嗟黔總是苦在窮之一字然不肖竊有轉語黔苦在窮而其幸亦在窮何也黔之內地如有財物可掠士女可幸則當大方潰日賊以一旅直抵貴陽只須靴尖踢倒而賊不至者賊雖至愚亦知數百里趨利兵之不利而况利無可趨以大兵行遠進無所掠退無所挾何以自固此

賊之所以不輕過河與近烏蒙烏撒之不甚肯救
援者以黔之窮也且黔如不窮村落繁有人民則
兵有騷擾之患府庫另有積聚則士有幾倖之心
而黔止一空黔專靠外省銖銖而解兩兩而分得
錢止以買米得米止以炊飯得飯止以安排殺賊
而他無顧望人在拂鬱困悴之中得堅其卧薪嘗
膽之志者以黔之窮也况以台翁平昔茹淡啖苦
之操肯自耐窮以先士卒而又功罪分明勤惰區

別必使用一賞而人知恩用一罰而人知畏孟醪
付諸水濱與兵沾溉原無與而人皆醉感其意也
倘令將士能感吾意而台翁賞自不患乎少卽黔
自不患乎窮矣故曰黔苦在窮而其幸亦在窮也
今不肖特憐黔之窮披髮纓冠極力相援伏乞台
翁用士卒之憤乘黔首之敝紆籌策之微眇以必
尅之兵宜分竒正局宜藏虛實機宜相緩急善用
兵者在善用少善用少者在善用埋伏善用策應

善用搗虛善用扼要善用截歸路黔大方之敗數
萬之兵結作一塊如自會集爲長平新安之坑烏
有不敗今台翁之要緊在得安酋一人耳欲得安
酋一人自非携其羽翼偵其起居用前埋伏策應
擣虛扼要截歸路等計何以下手况用前等法兵
自可以用少兵自可以用少餉自可以免饑矣無
不貴當陣而貴策應策應有失罰宜重於當陣兵
不貴取級而貴掠陣掠陣多傷傷又在
前賞宜重於取級輜重糧草宜專設一官相時日道里而爲
之支給解運卽浮糧之採採以專官毋以得之易
而用之漫毋以取之衆手而貯之不一壘前聞大
方之兵浮糧不勝採徒以狼戾取而狼戾用不甚
顧惜遂至有中饑不自振之患然自古用兵未聞
有饑餒在數日間而不先爲計者此皆坐而取敗
之道也是皆台翁之當先爲計也至於緡緡重賞以
購賊首頒嚴檄以携賊交台翁必有預謀無俟不

王書成全集 七九
肖之媿媿然不肖不揣妄言轉自悔其媿媿之已甚矣幸台翁赦而採之

與按臺傅括蒼

向時與年兄周旋止謂是一文弱書生耳迨都門招兵得見年兄一番部署始訝爲賢者之不可測然猶尚未知年兄目熟韜鈴胸藏甲兵一往奔詣至此則益嘆從前之知年兄未深而且自愧生平徒弄此三寸毛錐子何爲近來屢聞捷報已掃織

金計安酋督亢之地不過大方織金耳今前後俱經掃蕩賊棲無枝久併無食何以自存諸道將之不肯乘勝深入者以大方爲覆轍耳不知年兄已選衝鋒之兵數千是輕騎也進可以爲雷霆退可以爲風雨何所懼而不一往無前致令賊蹶而復張後更復費一番整搦也據朱督臺移會於十一月共發兵八萬于遵義永寧三路並進如此赫赫桓桓黔攻其面川笞其背滇復貫其胸賊卽狡狡

安所施賊卽計惟安排一走走于何地二鳥豈有
銅壘鐵城合三方之師以壓水西者隨壓其境斗
大城踢倒直欲靴尖耳撫未嘗不可聽吾以撫爲
名而以討爲實待哄安位縛致逆彥之後而後隨
縛安位無異縛雞以年兄爲一代天授英雄自當
爲朝廷立百年之功三十年之安何足着口甚毋
聽諸道將怯懦之語致隙年兄七縱七擒之勲也

與順天撫鄧壺丘

台臺以數萬甲兵之胸運一代霹靂之手其於當
世之務裕如此不肖夙已算定無待今日乃至今
日而益信英雄自有真正今天下所踴爲英雄者
皆欺人者也且亡論台臺安邊固圉選將厲兵其
隩之大䟽壘壘爲從來未經人道卽前後特䟽叅
劾一道一廳直挾時局之營壘獨乘一已之風裁
斬截痛快卽古李司隸奚以過不肖因是以慨朝
端之上獨不得台臺一人焉以主張其間明而公

毅而斷决不使小人而竊君子之似者以廝處于
要位今朝端之上有不爲小人而竊君子之似者
寡矣何品何望何功何勞不半載一年以下僚而
驟升台鼎槐棘者何限真是竊位騙官又復盜名
欺世此番一筆塗抹自非出自中人夫誰敢當其
鋒而批其壘卽其後漸不可長而未可爲不差強
人意也

答馬康莊年交

重至峴山登太和時從天柱峯頭望意園若進几
席而前焉雖未親與年兄觀晤有貴於觀晤者矣
第愧荒差無能治一芹佐年兄春郊取酒佳函忽
捧殊豁我思歌人之慕悅年兄爲之發函乃記是
前歲冬間直至今始一支下陳耶山中纏頭未必
能容年兄撒漫纔聞年兄言及不免自悔做名法
吏不啻曹景宗所云新婦坐車中不得自由其能
免于風流中罪過乎

寄馬仲良年兄

靜業寺前蓮花比往日較盛獨無馬家昆季相與
拍浮酒船持雙螭間未免風流大殺耳白下正韻
人騷客侈志肆興之場况以年兄才致當之風月
多情江山作料固應使牛渚燕磯之間又添一段
佳話若弟才乏籌邊骨無媚世翻覺柱後惠文爲
一副來憂惹愁事件只今把鏡自照已不堪向日
如戟鬚髯冉冉着霜矣夫若是則往日以南官羨
北者今不將以北官羨南乎

湖廣巡撫熊思誠

在朝在野奉藉指南殆非一端則中心企戀所稱
爲肺腑銘而夢寐形者又豈一端也只今國家多
事無論遼變卽世道人心又一轉局周周比比同
同和和莫之適底然至如台翁赤心白意亮節偉
才人人曰麟鳳而時時仰斗山憲臺之擢實繕聖
懷而孚輿望但得台旌遡發而邊釁時局主持有

人非但我江右之私幸固天下之所共慶也

與朱如容年兄

弟于役粗畢聊自托于委吏之會計當而已矣而殊無他効纔駐境上望金坡銅山無異桃源非金坡銅山之足擬桃源也二三兄弟出而聯鑣于朝歸而連床于野意氣填麓千秋一日似非他人所可益則併謂里閭樂事似非他鄉他邑所可益也日內雖天雨滂沱亦不廢我嘯歌獨無車公在座爲少殺風雅耳時屬儼到極處不能不變果不出年兄所料然弟則曾云除非自內今亦不幸言而中矣此際執韁把舵尚須得人正欲與年兄娓娓言之而雨復作于晴之之後則水城汪汪弟惟有從烟雲淡漠中懷想伊人乎

與章仲山媻翁

我輩到失意時亦不足多恨到失意時多恨者必得意時多喜然試自揣我輩生平有幾許得意之

王書庵全集
時夫我輩併無得意之時又何得有多喜之時也
既無多喜之時又何得有多恨之時也亦惟有奉
此身于貞素恬適之場做一日官完一日事俟不
必貪勞不必厭其不必茹苦不必吐而已矣老嫻
翁今日之官適介在勞與佚苦與甘之間第以老
嫻翁平日之素心處之自無不可

與汪州守

春盡過彭城其時四郊花開甚盛衢臺下張其半
日庶幾一悉燕子樓戲馬臺諸勝人謂黃河千尺
不佞猶謂不及臺下之情深也至臺下治行卓然
有聲南國人人能言之而况不佞梓里之齒牙乎

與張夢澤公祖

生平讀書作文頗欲於此中有所窺見而竟未能
則嘗作而自嘆豈鄉國自狃吾未嘗友天下士乎
至友天下士矣而天下士又未踰於鄉國士始知
王元美所云行天下大又嘆天下小非虛語獨至

於讀張夢澤先生書聞先生之爲人而後不覺其
心折也曰此真吾所謂天下士也聞嘗居恒深念
宦途箕畢徒付夢思今何幸憲臬之上作我覆幬
之天者卽平昔渴欲皈依之人也喜何可言

與撫臺房素中公祖

自節鉞西指半歲以來百度貞靡而萬牖恬熙奸
民不敢因小變而冥起亂萌貧民亦若念我危而
勉輸加額此寧獨江民易治殆我老公祖經濟調

劑之力則從此記天啓元年秉鉞者之功猷必以
我老公祖爲第一矣朝廷之上甚喜新 天子英
慧時呈佚欲未動故諸封事大端巨紀不廢裁決
亦若號小太平然至要害近亦再報小捷似莫非
屯民內應之力不肖向有用邊守邊之疏當事漠
不見省而今已覩其効倘使爲邊者只今仍主此
策壹意教訓而生聚焉敵不足滅而奈何軍中號
韓范者必欲紛紛調九邊之兵兵不三十萬不已

餉不千餘萬不可則是敵未必猝窺山海而內地
固已日長禍亂所謂憂不在顯臬而在蕭牆也不
知後日將何策以處此

與涂篔如吏部

乍歸諸務冗沓久稽報謝然夏風秋月仁兄風徽
色笑宛然念中未嘗不令人輒思玄度也賁于園
花鳥爛熳應勝徃時計仁兄一琴一棊一棊暢敘幽懷
寄托佳興此固非人之所得同矣而又以其翩翩
彩衣貢娛樂于白髮如銀二老人之前真南面王
樂不減此如是仁兄其又何羨于人世觸蠻蝸角
之爭勝也

又

入山以來俗冗并心無日不作惡自非與知己徘
徊江山之上倡和盃棗之間決無以爲娛樂况又
胸情辟積非兩人對床不展媿媿乎前仁兄相約
麻姑雲門十日飲敢訂于九月望後各挾二舫泊

于二橋之間不必入城可也我輩素心白意無所
扞人世之繒綴天旣畀我以行樂之會奈何終日
作攢眉捧心態自失之惟仁兄飄然許我劉弘宇
年兄近聞其豪興過人不妨並約之來

答建武司李朱公祖

向在癸丑行卷中跂懷風藻欽契實深迨時郡得
借福星托在鄰封觀止不遙瞻依孔邇則愈自慶
幸得交朱先生平生之願足矣乃者乞假入山

山中蓬華迫近盱途君子之至於斯也未嘗不得
見也乃獨不得一張具道左奉迂仙輶固价人之
失候實小子之無緣屬者二姑借覽士民之口碑
翕然一曰召父一曰杜母至如涂篋老嘖其黎以
借寇劈畫一新敞廢百舉前此後此未之輒見果
若此則不肖此回入盱豈得不以不得見老公祖
爲恨哉

候湯霍林老師

前此昏黑世界實難着眼借差而南自分丘壑一
生已矣故當蕪湖上謁之日一時志意談論老師
當亦畧知不肖之槩示世人頗能挺出生平之絕
無沾帶蓋坐是不肖于辭 朝之日其人目成曰
看此人生相也是不善的嗟夫既聞此語尚何慕
榮惟恐不免于禍而長安之夢遂杳然不敢復作
矣不謂聖人天授正授之于奸人計慮不及之時
以至登賢鋤惡易如掇之然不肖一人一字之不
入春明自如而竟不知中州之鉞一旦謬及之何
自近而黽勉蒞任期不負此 聖主負此明時而
才難勝位骨恥從時當此一變極頂仍復偏之時
不知能容人作素心白意事否

與高年兄

當凶浪拍天之日惟年兄能孤行一意而略無所
撓夫忠赤天授又豈不忠良天植哉是固宜年兄
之有日也弟之前假一差而出悅慕山林此年兄

所知不謂以二年一字不入長安之人而亦有牙
鉞之推卽于他榜爲不驟然于年兄則不免有批
糠先揚之愧矣時已蒞任例有報代不敢不附布
近狀弟封疆外吏其於朝事如從甕中觀天焉
望年兄時時教之

與賈浮弋年兄

弟從來不沾門戶卽時當權勢燠灼之日餌我以
保定福建各巡撫而弟避之若蹤二年山居出山
無意不知陳餘之人何以得蒙申興聖主之不
棄而隨昇之以貴鄉之節鉞也此其所以計老公
祖署院日當能悉之

四分巡汝南道來

爲公而不顧所私至今尚儼然在省勞瘁可知貴
省流賊何以當事縱令猖獗若是天府百二豈可
使反側子得志且流入四川流入鄖界此其聲勢
不小卽從函肴二關建瓶而下不難此正我輩兵

王書成全集
我克詰倍加緊切之時將官平時長鎗大劔盤舞
如飛亦自不難必臨陣試其膽殺人滑其手每日
聽金鼓當格鬪慣其心斯可語于戰今晁國泰喬
國柱駱尚賢貴道旣以爲可用則自不妨于借用
之鄰事卽吾事也且以之驗上三者而吾始有以
定將品矣

答張按臺迺嵩

台臺以一代之人龍作中原之福曜鷺車所暨九
天之雷雨並施吏民之威懷兩至殆前是巡方者
未有焉不肖仰承下風廣叨餘蔭所慙自是爲林
澗之人無報酬之日朝雨渭城一盃未展暮雲宛
上分手何堪止効折柳之微乃荷報禮之重登嘉
有愧懷德難諉

回鄖陽撫臺梁懸黎

節屆天中身居境上方切歸志遯思何有良辰美
景乃荷泛蒲之貺何殊續命之絲敢荐芹將非云

王書房全集
瓊報時維盛夏願攝清和

回總河李燦巖

移駐一月以來原無人上之權而尚居人上竟忘
天中之節而適值天中憂心難暢以斟蒲病體已
遲于求艾卽台臺在望令辰益思而行橐已脩境
交別謝乃荷長者之先施何啻古人之厚道

復楊文弱年兄

歸人無可娛悅惟是山水文章耳山水吾鄉不乏
惟一時海內之人凋徂已盡吾黨風雅拍浮古今
部署非年兄而誰使得被服一言而山中自是可
以永釣寂莫長耕閒曠矣後來催促果卽獲至寶
而還快當何如北山十首寫繪已盡光文樓正不
必次韻還求如椽以已意作五言二首卽大馬年
兄亦許作當合爲雙璧耳

答鄉紳李碧筠

不肖以清時見放之人乃荷台臺眷顧之重慰之

問之瀕行以酒筵以祖之詩文以贈之至詩文之
贈佳思雲湧屢鏤子美之腸采翰風馳殊費元章
之腕退而諷誦旣而思維何以得此卽俾不肖子
與孫惟有世寶而台臺此誼此德寧可忘也

睢陳道

貴道臨池二王競爽其構語六朝尚不屑之平日
雅慕不知何如而今以入山不返之人雖山中不
乏烟雲魚鳥而畢竟各人片語可足千秋彼文饒
者止斤斤于一木一石以酸糞乎子孫之常守嗚
呼斯其所以不能常守也已矣來卷寫作俱臻佳
境不佞猝得之何異大訓赤刀自是山中可以老
而忘世矣敬謝教謝勞

與李燦巖總河

不肖因督餉差上而特薦何武我其時孽魏當權
幾陷不測而後少得改爲姑不究之 旨自是至
京日兢兢焉猶爾磨牙至于萬不得已討一差南

避而差爲馮大司馬所題 命至八日不下業已
安排罷職而第得馮大司馬爲之解 命始下差
始出自是學冥冥之鴻以得免繒弋爲快尚何望
人春明門一步乎至于 聖主中興一時鋤奸刈
賊實爲意想之所不及而敢望貴鄉之節鉞乎不
知何故一字一役不至都門之人而亦得此聞朝
中亦曾快此舉爲有公道此不肖推填撫之始末
也至于到任受事自矢報 聖主特恩何敢不殫

竭生平卽才分有限而意念則不敢不殷當到任
時各州縣有加一加二之火耗而特司其查覈于
刑廳至今火耗已衰減矣白日都市有騙詐人之
通家捕快及各司道與本衙門之承差而特許人
之告發及自己親審詞狀時之詢問於是拿訪數
十人革問數十人至今各騙詐已斂跡矣兵餉積
餘竟無分毫今已節省查刷且儲數萬矣事件大
如人命賊情亦有七八年及十年以外不結之案

今已比較銷繳幾無留牘矣保甲不必實行各兵不必常練今已日省月試老弱盡裁強壯盡用矣他至如赤曆繇票之創立而錢糧飛洒詭寄私派之弊除委官夫頭之盡革而河工破冒侵欺尅減之害去驛遞非特禁經過之苛索併禁本驛本縣之常例舖戶非特禁各官之官價併禁各官之濫支似此用十二分精神支撐千萬言文告教戒申州吏治民風一時亦覺翻然改觀而不謂不肖之

所行以振刷論者以爲叢錯不亦冤乎然究論其所糾之本意實在會審惠元儒一事夫會審之例計台臺之所共悉也凡衙門會審一獄必用五人不肖第五人申之一人耳其主審成招則署本道之人爲政當時署陝西道印者某某呼喝招案本衙人歷歷可知歷歷能辨卽惠元儒痛癢豈不自知而乃以之妄加乎不肖又不亦冤乎總之不肖物望原輕品才本謏一官至此亦已過望况尚可

久據市兔以妨衆人之逐乎當二年不肖息影山
中時業已小創一園顏曰北山山巔構有一樓仍
顏曰北樓朝夕坐卧其間足跡不踰門限其柱聯
有云但憑吾意探囊取來樓外江山樓中今古只
令一笑僂欄麾去身前富貴身後功名則不肖平
目之所自矣者可知不肖今已矣不敢復言天下
事矣隆函之錫殊感台臺觀人於世俗之外不以
成敗論人置人于氣誼之中不以涼淡起見是如
古人所謂天下如得一人知我足以不恨不肖自
是一丘一壑且有其之如飴者矣

又

不肖仰企台臺風望氣節非一日矣間常從熊壇
老座上抵掌一談天下事而一代擔當豪傑則必
首舉台臺昔文王不羨里孔子不桓魋乎患難憂
愁之內且愈以練吾千秋之心眼文王之易孔子
之春秋是也紀略一書將無同乎俾不肖熟讀而

北樓之上當又增不肖一番學問一番識見矣領
受何啻百朋九鼎哉

答朱五吉年兄

不喻一年弟亦建牙而敗世事如此青山自雲之
中祇堪對石人言耳承年兄遠教適慰我思所爲
揖石軒聯附上不似世人吟峻獨堪班傲骨真爲
吾丈瀟森乃可共深山寓言十九不知有當尊旨

吾耳

終

程